

江海作家



## 火箭(小说)

**钱墨痕:**1994年生,南通市人,硕士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出版有《九镑十五便士》《俄耳普斯的春天》。有小说50万字见于《人民文学》《当代》《青年文学》《长江文艺》《江南》《芳草》等,有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选载。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他们也乐得小伙子把用不完的力气释放在“无害”的运动上。

农村学校条件有限,仅是水泥场上立着几个歪斜的篮球框。篮球我喜欢得晚,打得自然不好,但大家总会带上我,跟我说爱站在里面就抢篮板,爱站外面就传传球,防守把手展开就行。作为回报,我则力所能及地告诉他们一些城里男孩知道的事,像QQ号如何注册,如何装扮QQ空间,像梦幻西游怎么下载,该选什么门派,像在引擎里搜索什么能找到最全最受青春期男生喜爱的网站,而他们对这些的兴趣甚至比对NBA的兴趣还要大,也因此更把我作为团体的中心。

我口中的“潮流情报”很快便成了男孩子的硬通货,进入团体能跟我们一起玩甚至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我们跟别的“小帮派”轻易区分开来,连下课去上厕所,我们都从不低头。团体中跟我关系最好的是一个叫于乐的,学莫泊桑那篇课文时还被“叔叔”“叔叔”地叫过一阵。他三分投得极准,班赛有他在就没输过。但跟他亲近不是因为这个,有一次我把他最新一期《灌篮》借给他,他上课偷着被老师发现。老师知道农村孩子弄不来这些,反复追问从何而来,他被扇了一节课的巴掌,又被勒令站在讲台当着全班的面把杂志撕成一平方厘米的小块,即使这样于乐也没吐出我的名字。

从那以后我再网上冲浪时,总会挤出一部分玩梦幻西游的时间逛购物网站。对于初中生的我,购物网站能给我想要的一切。很快小学时的穿着被收到了衣橱的最里面,缝着补丁的牛仔裤和外婆手打的厚重羊毛衫被轻薄的针织衫和加棉衬衫取代。和我想的一样,每次衣橱的更新换代都会引起班上的轰动。每逢新衣服的第一次展现,于乐甚至会在校门口等我,远远看到后迅速跑回班上预告,让我在众目睽睽下缓缓走进座位。

这种感觉让我迷恋,尤其当我意识到有人开始模仿我时。说模仿不太准确,只是那年冬天男生们忽然不乐意穿厚毛衣了,而是跟我一样穿起了衬衫。意识到不对的老师三番五次把我叫进办公室,问我为什么要标新立异。表面是挨骂,其实我知道得到的是肯定和表扬。为这事班主任还找了我爸爸,我爸爸只当是到了爱漂亮的年纪,叮嘱我把心思放到学习上,甚至都不会跟妈妈说。因为这些要比店里的牌子童装便宜太多,我妈从不拒绝我的要求。

我最常穿的是NBA的出场服,为了保持身体温度,球员在场下时都会穿着长衣长裤,裤子的边缝都用纽扣代替,上场时一拉就开,潇洒帅气。不仅是火箭,

就这样假货之争陷入了僵局,我和洪伟的话具有各自的可信度,没人能证明对方说的就是假的,可他的身份比我来得更高,“省城来的”这一标签使天平慢慢向他倾斜。最开始是罗哥夺了我们班活动课的正框,我们班的男生只能和别的班共用一个边框。之后是一次下课,班上男生结伴去厕所,我刚尿完没两秒,有人在身后用膝盖狠狠顶了我一脚,要不是我手撑得快,说不定整个身子都会栽进小便池。我刚要发火,回头看见罗哥笔直地站在我身后,除他之外厕所都是我们团体的人,但所有人只是选择远远站在一边。罗哥弯下腰在膝盖上拍了拍,告诉我别再穿假货了,若有下次,就不只是这一脚了,说完扬长而去。我的伙伴们有的看着我,有的看都没看跟着罗哥走出厕所。我揉了揉被撞的腰后抬起头,发现身旁只剩下于乐一人。

我相信我的,是吧?不知怎么的,我问出了这句。于乐耸了耸肩,说他这次回家才知道,上赛季黄蜂队被马刺淘汰的那场远没有我说的那么惊心动魄,比赛很早就失去了悬念。于乐没说下去,



从那以后,我就给团体定了一个核心,便是真,对彼此真诚,而这一标准最好的阐释便是于乐。

于乐不仅能在我们团体中,还跟我们关系如此好,这无疑让某些人,尤其是“下一个”嫉妒。时不时地“下一个”会跑过来跟我说于乐的坏话,说我借给于乐的《花火》《萌芽》,总被于乐转借给女生,还说于乐只不过看中我“城里来的”身份。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从不理会。每次活动课分组打篮球,没人愿意跟那一个个子矮的男生同队,每个人看见他都会喊一句“下一个”,然后看着“下一个”把球递给接下去的人。他只能在场下等着,等着我们实在累得打不动,再替补上去投一两个球。而他口中的邻居大哥从来没有管过他。

邻居大哥是罗哥,初一进校不久他在争斗中一拳打掉了初二老大的门牙,从而迅速建立起年级上的领袖地位。每周上活动课,篮球场得罗哥和他的人先挑,之后才轮到其余的人。他对我们班不错,每次会给我们班一个正框,剩下几个班只能挤在边框打球。“下一个”常说自己跟罗哥很熟,他在镇上的家与罗哥仅一墙之隔,还暗示我们有球可打是他的功劳。我们承认他说的是事实,可他每次依然只能等在场下。

那天活动课分完组,于乐跟我所向

披靡,投进第五个中投之后,于乐跑过来击掌时问我,说你穿的是詹四吧。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但还是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眼脚下。黑白配色,好看低调,我含糊应了一声。这得两千多?于乐又问了句。班上男生都在,我不好意思说不是,只能打着哈哈说没有,打折买的。生怕他追问我几折,自己补了句“六折七折”,随即一个变向突破拉杆上篮,打板命中。

于乐兢兢业业在跑位,大多数时候我只能看到他灵动的背影,但背影中我依然能感受到他的艳羡。不知是球鞋的助力还是莫名的信心,那天篮球在我眼中跟大海似的,大得怎么扔都能进。快下课时女生也围了过来窃窃私语,我知道她们未必在议论我,但每次投完球落在地上,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看一眼脚上的詹四。

那天直到晚自习我都没有平静下来,兴奋夹杂着惶恐。那阵子我妈刚接触网上购物,把钱打到第三方上,收货满意再付款的商业模式比邮购更吸引人。这双詹姆斯四代是试验田,我不知道具体价格,但绝不会是于乐在篮球杂志上看到的两千元。我的惶恐正出于此,害怕会被点破或提起,之后几天我都还没再穿它去学校。等一个星期后的活动课再穿上时,已没人再注意詹四,我反倒有些失落,一个球也没投进。

标签和产地的收了起来。同时叮嘱家里下次网购时一定要多问一句标签的事。

从那以后班上男生们对我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我们还会一起聊NBA和游戏,只是再穿新衣服进入班级时,于乐不会抢先几步到班上预报,大家也不会像向日葵一样盯着我坐进座位。翻我领子标签的情况没有再发生,连不知轻重的“下一个”也没有,活动课我甚至故意把阿迪脱下留在一旁,给他们检查的机会,但始终没人下手,如同事实已被认定。我不是轻易服输的人,还去问过于乐,省城来的那哥们后来又说什么吗?于乐说了几个正品该有的特质后,我打断了他,这些才不是正品的特质。那段时间我偷偷观察了洪伟一阵,他跟县城里的孩子一样,穿着美邦、安踏、李宁、特步、森马上下学,有什么资格评价怎样的阿迪才是真的?我告诉于乐,这些都是网上商城买的,网上商城可不卖假货。这句话让于乐和别人面面相觑,但几天后洪伟的回应就传了过来,网上商城就是个卖假货的地方,统统只要几十块。我注意到洪伟攻击的不仅是火箭,而是网上商城,也就是我的一切,这让我像刺猬一样竖起了身上全部的刺。我告诉大家如果真的只要几十块,那还有谁去买别的衣服呢?说完我意识到任何人电脑课打开购物软件就能揭穿我,但好在没人较真,人们只会凭想象得到结果,相比于真相,他们只要结果。

我?卖,两百。对我的回答罗哥有些意外,想了想他问我,凭什么我要花两百买一件假货。因为它不是假货。这套辞脱我早已想好,接下来他会问我如何证明,我不用证明这件不是假的,只用证明洪伟所说不可信即可。洪伟穿过阿迪吗?我问罗哥,一个阿迪都没穿过的人如何辨认真假呢?我刻意夸张地摊开了手。罗哥似乎接受了我的说辞,转头走出厕所时告诉我,会有人把两百块给我。

罗哥收下球衣后我又观望一段时间,“名牌”依旧藏在外套里面,活动课仅在边框投篮,投篮之余我瞄到罗哥已经穿上了那件“韦德”大杀四方。我知道关于我的议会渐渐平息。有传言说我和罗哥有别样的兄弟情义,中午又开始有人站在校门口问我最新战况,上电脑课同学会把性能最好的电脑留给我上网,电脑作业也不用我劳神,我可以把45分钟全花在QQ宠物上。但这件事没有结束,一周后洪伟真的穿来了一件阿迪。“下一个”告诉我,是一件公牛23号。我没想到罗哥把我说的话放了出去,“让他穿一件阿迪来看看呢。”罗哥的话不只是话而已,是命令和要求,洪伟需要用一件阿迪来论证自己说过的话,论证自己的存在甚至日后在校园里的地位。(节选)

## 少年的成长及其代价

——读钱墨痕的小说《寒露》《火箭》

□李云雷



钱墨痕的两篇小说《寒露》《火箭》,虽然题材、视角和故事都不相同,但都聚焦于少年的成长问题,对少年的成长和学校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呈现。这两篇小说都采用了第一人称叙述,但也有所不同:《寒露》的主人公是一个女孩;《火箭》的主人公是一个男孩。《寒露》的叙事在往事与现在之间不断闪回,描写了一个善于鼓励的老师对“我”精神成长的重要性,而多年之后,这位老师寻求“我”的帮助时,却意外“治愈”了我的精神创伤;《火箭》的故事集中在“我”的少年时期,对成长中的少年的攀比、虚荣和校园霸凌做了有力的挖掘,呈现出校园江湖和亚文化小团体的内在逻辑。这两篇小说各具特色,都值得我们欣赏和品读。

《寒露》讲述了一个时间跨度很长的故事,但其焦点却是“我”的小学老师云晓韶。在小学三年级时“我”转学到了云老师班上,云老师待人温和,善于发现并鼓励“我”的优点,比如喜欢阅读等,并宽容地对待“我”的一些特立独行的行为,“我”在云老师的班上得到鼓励,不断进步,精神也很愉悦。但家里人认为过分的宽松未必是好事,小学毕业后,为了加强对“我”的挫折教育,爸妈将“我”从城里送到一所乡村学校,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教育氛围,午休时“我”阅读课外书让老师发现,被叫到办公室一顿羞辱,并让“我”到教室里站在讲台上当着所有同学的面将书撕成“1平方米”的小纸片,“我”的身心受到极大打击,对学校的教育氛围产生了绝望的情绪,一蹶不振,最后只考了一个师范学校,“我”内心无比怀念云老师如沐春风般的教育方式。多年之后,“我”成为一名作家,有一天云老师跟“我”联系,原来云老师的爱人丁老师不幸早逝,云老师想要记下他的生活点滴寄托情感,向“我”咨询写作的方法,“我”尽力帮云老师解答疑问,但同时“我”也面临着人生中的难题——“我”有时在想,是否是我足够幸运,遇见了云晓韶,而不幸本是常态。我不希望未来我的孩子拥有这样的常态,拥有我初中之后的人生。每次想到这儿我就止不住地害怕”“关于是否需要一个孩子的问题也阻挡了我和司伦的人生进程。我们从两年前开始谈婚论嫁,但如今仍未有答案”。但在与云老师的交流过程中,“我”逐渐获得了精神力量,云老师最终实现了去山区支教的愿望,也让我“意识到应肩负起自己的人生责任”。这篇小说从“我”与云老师再度相遇切入,不断回溯生活往事,也在不断将云老师和乡村中学教师“我”的师范同学小唐对比,突显出云老师的独特性,也让我们看到一位好老师的重要性,但又不仅于此。这篇小说也让我们思考教育的本质问题,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但现在有的教育方式则反而是摧残人的,当一个人的尊严、个性和爱好被无情践踏的时候,这样的教育方式即使能够培养出人才,也必然是残缺甚至扭曲的,小说中的云老师和风细雨,尊重学生的个性和爱好,鼓励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发展,是一位真正关心学生的教师,也是一位心怀大爱的教育工作者,她不仅治愈了小说中的“我”,也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

《火箭》讲述的是“我”从城里到乡村中学读书时的一段经历,这里的“我”与《寒露》中的“我”经历相似,但不同的是这里的“我”是一个男孩,故事的聚焦点也不是老师,而是同学或同学关系。在《火箭》中,“我”转到乡村中学后,寄居在外公家,相对于在学校住宿的同学更能接触体育新闻,在男生中占据信息优势而成为“权威”,“我”口中的“潮流情报”很快便成了男生里的硬通货,进入团体能跟我们一起玩甚至成为一种地位的象征。我们跟别的“小帮派”轻易区分开来,连下课去上厕所,我们都从不低头”。小说由此进入对校园“团体”亚文化的描述,涉及于乐、“下一个”、罗哥、洪伟等人,这是一个篮球团体,也是充满霸凌气息和内在秩序的校园江湖。“我”来自城里,对火箭队等NBA的信息了如指掌而处于上流;于乐虽然投篮极准但只能跟着“我”混;罗哥凭借强力成为霸王;“下一个”只能凭借跟罗哥或“我”的关系确定在团体中的位置。“我”在团体中的威望达到顶峰,是有一天穿了詹姆斯四代,从此穿名牌衣服的“我”成为众多同学瞩目的对象,“每逢新衣服的第一次展现,于乐甚至会在校门口等我,远远看到后迅速跑回班上预告,让我在众目睽睽下缓缓走进座位”。“我”很迷惑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但新转学来的洪伟说“我”的名牌衣服是在网上买的假货,为此“我”在厕所受到了罗哥的羞辱,“我”不甘心失败,苦思冥想后向罗哥献上了一套热火球衣,罗哥在厕所里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辱了洪伟,洪伟在“神七”升空之夜试图自杀被发现而再度转学,罗哥不得不变得低调,这个小团体也渐渐偃旗息鼓了。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校园亚文化小团体的内在逻辑,以及“我”置身其中从被羞辱到参与羞辱他人作恶心理的演变过程,正如作者所说的:“每个孩子出生都是完美的,只是在一步步试图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剥离善良的品质,被规训得接受自己作恶的那一面”“我看到了火箭升空的画面,抛下一节,提到更高的速度,再抛下一节,再快一点,然后才真正升空。当时物理老师说这是逃逸速度,把它理解成不能带着所有东西还想上太空,就跟做人一样,你不会保有一切童真的同时还能适应社会,没有这么好的事”。作者在这里的思考是深刻的,他也在小说中细腻地呈现了主人公“我”的虚荣与报复、渴望认可与权衡利弊等心理过程,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的成长及其代价。

将这两篇小说放在一起,我们可以发现作者着力表现的是校园题材以及对师生、教育、亚文化等问题的思考,这或许与作者仍在大学就读博士有关。两篇小说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同样涉及“转学”,但“我”是一男一女,展示了作者的虚构能力或者说化身为他人的能力。两篇小说同样使用了“撕成1平方米”小纸片的细节,虽然可能来自真实的生命体验,但有生命力和冲击力的细节也不宜重复使用,在一篇小说中写深写透即可。

作者是一位90后作家,同龄作家中,作者对题材的敏感和思考的深度是较为突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作者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意识和自我反思能力。在《火箭》中涉及的是校园霸凌和少年作恶的问题,但作者并不仅仅将其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从外在的视角来关注,而是将“我”融入其中,重点关注的是“我”从被羞辱到参与羞辱他人的内心转变,从而呈现出更加细腻的真实,揭示出更深刻的心理逻辑,而叙述者的反思也更体现出在迷茫中成长的无奈。在《寒露》中,云老师的温和与乡村教师的蛮横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因为受到挫折伤害而对结婚、要孩子心存畏惧,正是云老师的再次出现,促成了“我”的内心转变,在这里,云老师固然重要,但“我”也是一个有反思能力的人,“我”的转变也构成了小说的重要情节。作者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他有较强的提炼意象的能力,在《火箭》中他从火箭队和“神七”升空提炼出了“火箭”这一意象,并在火箭一节节脱落的思考中寄寓了自己关于成长的思考。在《寒露》中,作者在“寒露”这一意象中,包含了云老师当年对“我”的鼓励,对“譬如朝露”的解析,以及婚礼与支教日期的巧合等多重因素。意象的使用,可以让以叙事为主的小小说更好地处理纪实与虚构、生活与艺术等难题,也可以更好地把握小说的叙述节奏,作者在这里的意象提炼虽然可能是偶然一试,但显示出创造一种独特的诗意小说的可能性,但这里的诗意不应仅是对传统诗意的借用,而应该是在新的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新的意象、新的诗意,或者说应该是工业或信息时代的诗意。

现在90后作家正在文学界崭露头角,涌现出了不少有才华有想法的年轻人,相对于60后、70后、80后作家,90后作家成长于新世纪和新时代以来新的文化环境中,他们见证了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时期和中国人坚定文化自信的过程,他们的世界更加宽广,他们的视野更加开阔,他们身上有新的中国故事,当然也有他们独特的生命体验,我们期待90后作家茁壮成长,能够将个人体验与时代经验融合在一起,写出新一代中国人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当然我们也希望作者不断超越自己,为文学界奉献出更多佳作。